

让我们一起笑着流泪

■文 | 冷梅 ■图 | 资料

一部市井小人物的挽歌，凭什么风靡韩国10年？1月13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完韩国超人气音乐剧《洗衣服》，立马真的读懂了答案。从小城镇去大城市首尔打拼的青年们，怀着梦想却遭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何尝不是现在我们“沪漂”的心理写照？

《洗衣服》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首尔一处居住环境较差的棚户区里。屋主是一位一旦催租就凶神恶煞的老奶奶，而她的房客不过是东大门卖服装的阿姨、从乡下来到首尔5年在书店工作的姑娘英娜，还有一帮为了梦想跑到韩国淘金的非法移民者。她们在洗衣服的时候聊天，得知原来老奶奶照顾瘫痪在床的女儿40年。英娜在晾衣服时遇到对面露台上的青年，两人经常在晾衣服时偶遇，暗生情愫……每个人都对生活摆了一道，但是认真洗衣服的状态，却让悲凉的生活涌起了一股热乎气，也让他们重新感悟人生，积极面对生活的各种窘境。

尤其是当你看到舞台上，洗了女儿40年尿布的老奶奶大冬天赤脚站在冷水的大脸盆里踩啊踩啊，还高唱：“洗着洗着，我就更有力量”时，你的心情是难以平复的。当你看到东大门卖服装的阿姨和自己的老相好为了柴米油盐大打出手时，能够理解生活的不易。当他们躲进局促的房间，晚上说着彼此的梦想，要为对方买一处安身立命的大房子时，突然让人想起了《岁月神偷》，你的心不免跟着震颤了几多哆嗦。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真是让人感动，哪怕低到尘埃里的人还是会自带光芒！

而除了剧情亮点之外，此次中国首演的演员为今年在首尔公演的原版阵容，八位音乐剧演员一人分饰多角，每个演员的演技，不论主角配角，均可圈可点，让人记忆深刻。这是北京龙马社首度原版引进的海外畅销音乐剧，也为国内观众开启了韩剧与韩流音乐之外，另一扇了解韩国文化与社会现状的窗口。最近，还有另外一部由他们引进的风靡韩国6年的国民儿童剧《五个傻瓜》正在上演。

《洗衣服》的灵感来源于该剧编剧兼导演秋民主的一段亲身经历，反映了首尔社会中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舞台上各种性格的人物抱着衣物逐一登场，藉由洗衣服过程中对人生的各种巧妙的隐喻，向观众传递着在苦恼与困境中，始终如晴空一般，拥抱着我们的温暖和希望。就像衣服会脏，但是通过洗涤这一努力，可以洗去心灵的灰尘，抚平起皱的明天，将悲伤踩在脚下，重新清爽上阵。

当问及《洗衣服》编剧兼导演秋民主，该剧最大的魅力是什么？秋民主这样回答：“城市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很多人的勇气与梦想渐渐消失，被埋没。《洗衣服》所坚持传达的正是这种被遗忘的、埋没的梦想和勇气。”



荷兰艺术家笔下的猴子

■文 | 蔡娟 ■图 | 资料

农历新年在即，原本被“猴赛雷”再次刷新的审美观似乎整个一年都不会好了，没想到却被一个外国人的猴子拯救了。

一座运用孙悟空、花果山等猴年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中西合璧版“花果山”出现在沪上时尚地标——新天地，“花果山”上，各式画风抽象，但不失俏皮的“孙悟空”吸引路人驻足观看。这正是上海新天地携手艺高高artgogo.com创始人曹启泰及荷兰艺术家Peter Riezebos共同打造的猴年艺术装置。

整座装置高7米，长9米，深4米，用框架构建出汉字“山”的筒形。装置上悬挂着22幅以孙悟空为主题的画作，由艺术家直接在玻璃钢画板上创作，以浓郁的色彩、抽象图形以及各种几何元素塑造了他心目中的美猴王形象，压根配合LED灯光效果，带来了一种别样的视觉体验。该艺术装置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为灵感，结合了曹启泰的视觉语言表达和Peter Riezebos的西方视角及艺术风格，打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现代版“花果山”。

装置艺术展联合创作人、策展人曹启泰表示，此次以“花果山”作为



装置造型有更深的寓意——在《西游记》中，花果山不仅是孕育灵猴的仙山，更是十洲三岛的祖脉与大地之根；而“孙悟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经典的猴形象。新天地作为上海城市地标之一，是海内外游客来到上海的必经之地，也是上海海派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碰撞之地，在新天地创造这样一座艺术装置，也是希望将孙悟空极具代表性的超凡本领、机智勇敢和自由精神，以及花果山孕育传奇之福地的美好寓意赋予其中，传递对沪上市民真挚的新春祝福。

为配合猴年艺术装置揭幕，在新天地新里也推出了Peter Riezebos的个展——《存在主义·线条》，这位35岁的荷兰艺术家用线条诉说他心中的老孙，存在主义的态度催生艺术，表达他对现实的独特写照。

据悉，此次猴年艺术装置将在1月22日至2月29日期间持续展出。

天才的脑袋里装的是超常识机械

■文 | 冷梅

“nonsense machine”究竟是什么鬼？拥有一张笑脸的“电音蝌蚪”（Otamatone）像人一样，你可以通过捏它的嘴巴来改变它的声音。这些具有观念性和表演性的“声音机械”，既拥有工业的硬朗又不乏日式的可爱，在当代艺术和流行音乐中游走，形成了介于有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创作方式，最大限度地刺激着人们的大脑神经。声音机械可以模拟人和动物的各种发音，和玩具、新奇、象征甚至乌托邦相关联，让乐器重新成为人类想象力的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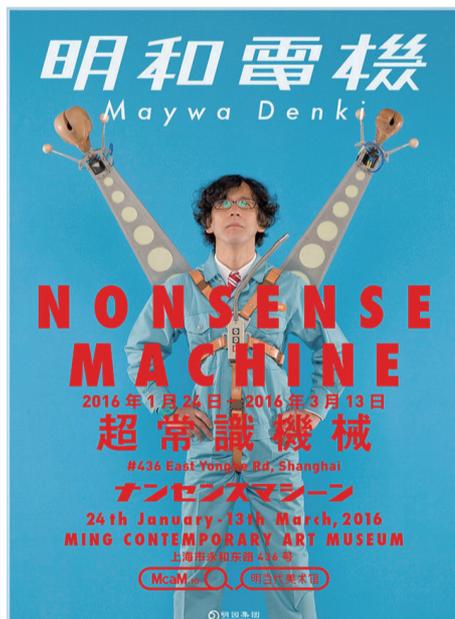
这样的天才堪称现代版“达·芬奇”。对于众多Geek来说，来自日本的明和电机（MaywaDenki）一定并不陌生。与受制约commonsense相比，明和电机制作的“nonsense machine”，超越了工业化大生产后人们对机械固化的认识，重新唤起了人与机器曾经的情感。

上海的观众就是好福气，日本明和电机自创立以来完整的作品展，也是中国的首展McaM | “明和电机——超常识机械”于1月23日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3月13日。

开幕表演上，明和电机的社长土佐信道和团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让人脑洞大开的机械音乐秀，有人把它比作日本超级变变变、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的完美结合，既诙谐幽默，又充满了缜密严谨的机械感，开幕表演现场高潮不断。而看秀和看展，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尽相同的体验，但是每一种都是明和电机的不同侧面。

自1993年成立以来，明和电机通过持续不断的“超常识机械”创作和极富特点的音乐表演而获得广泛关注。他们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声音机械的创造者和演奏者。早期的TSUKUBA筑波系列体现了明和电机对于声音的观念，有别于音乐从实体乐器演奏到虚拟电子乐的演进过程，这一系列的作品通过电流驱动马达敲打实物的演奏方式，从电子音乐回到声音产生的物理原点。近期的VOICE MECHANICS声音力学系列则结合电脑编程和人工声带，发出模拟人类和动物的各种声音。

从声音机械出发，明和电机不仅仅局限于“乐器”的发明，还体现出丰富的观念性和表演性。NAKI鱼器系列是社长土佐信道在追问“我是什么”的过程中，通过26种形态各异的“鱼”来进行自身多角度的解答。代表作“响指木鱼（Pachi-Moku）”等可穿戴作品通过机械和有机的结合，拓展身体的局限，形成一个新的表演整体。电话鱼笼（Uke-Tel）这类具有隐喻色彩的表演性装置作



品则去除了“乐器”的形式和人的现场操作，靠物品本身表达艺术家对生命的思考；EDELWEISS雪绒花系列则是一个机械装置剧场，基于土佐信道持续创作的科幻剧本“雪绒花计划”，借助机械装置讨论一系列问题。

在明和电机的创作中，我们无疑看到一种惊人的想象力，他们凭借对机械本身天真的热爱和坚持亲手制作的匠人精神，赋予每件机器以温度，打破了横亘在两者之间冰冷的实用主义关系。也许仅仅用“艺术团体”来定义明和电机是不够的，作为明和电机有史以来

的大规模展览，“超常识机械”在完整呈现明和电机四个系列的逾200件作品的同时，也提供一个开放空间，邀请各界人士进行多媒体艺术、音乐、科技、创客等跨领域的延展讨论。

Nonsense Machine可以理解成“无用的机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非常态。明和电机社长土佐信道说，“明和电机是‘不可解’概念和机械共存的，这就是工程和艺术角度上的差异。工程师做的是去除不可解的机械，而艺术家创作的机械是发现和寻找‘不可解’。”